

我们的天空

■杨 军

作品背后的故事

直到去年,我还是一名空军战士。离开军营的这一年里,有一幅画面总在我脑海里浮现——

戈壁的夜空深邃如墨,繁星缀满天幕。星空之下,“战鹰”携着轰鸣腾空而起。我高高举起相机,定格这热瞬间,与翱翔的“战鹰”一同仰望这片璀璨星河。

扎根大漠30年,这份因“战鹰”而生的摄影热忱,从未有过衰减。戈壁上空,熟悉的星座亘古闪耀。一条由钢铁与信念铺就的“银河”嵌于其间,熠熠生辉——那是我们的“战鹰”飞过的轨迹。它们的征程与荣光,早已镌刻在漫天星辉里。

作为一名空军战士摄影师,我对战机始终怀有无尽深情。只要耳畔响起战机的轰鸣,我心底的悸动便再也按捺不住,想用镜头定格下这震撼的瞬间。

今年长春航空展上,多架老战机与新型战机一同列阵机场,已退役的歼-6战机作为无人机赫然在列。

我对歼-6战机有着特殊的情感。虽然没有拍摄过它退役前的风采,但它被改成靶机、无人机后,我用镜头见证了它再战蓝天的雄姿。它未曾真正离开蓝天,而是以另一种战斗姿态,时刻守护着祖国领空。

除了歼-6战机,还有歼-5、强-5、歼-7……这些退役的战机,都是我镜头里画面里的“常客”。曾经的“尖刀”,如今成为“磨刀石”。它们燃烧着“生命”,只为托举新型战机飞得更高更远。这背后,是无数科研人员为空军武器装备建设事业,扎根大漠深处、无悔奉献的赤诚。我拍过他们专注的神情,也被他们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。

我是空军部队中较早拍摄歼-20战机的人。当这型战机尚处于试验鉴定阶段时,我就开始拍摄它的英姿。

歼-20战机列装后,从大漠戈壁转至朱日和参加阅兵。装备转场时,一架歼-20战机向起飞线滑行,远处另外两架战机刚刚升空。三机同框的瞬间,被我捕捉到。

正午阳光的照射下,光线与战机折射出银色质感,使整个画面充满张力与科技感。后来,空军在公布歼-20战机列装并形成战斗力的新闻报道中,采用了这张照片。它也成为这款先进战机向全社会公开亮相的首批摄影作品。

空对空摄影是所有航空摄影师的梦想。我有幸多次搭乘不同机型飞机,执行航拍任务。最难忘的是2018年,我



图①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蓝天中飞行

图②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③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④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⑤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⑥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⑦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⑧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⑨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⑩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⑪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⑫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⑬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⑭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⑮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⑯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⑰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⑱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⑲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⑳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㉑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㉒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㉓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㉔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㉕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

图①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②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③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④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⑤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⑥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⑦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⑧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⑨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⑩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⑪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⑫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⑬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⑭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⑮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⑯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⑰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⑱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⑲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⑳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㉑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㉒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㉓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㉔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图㉕ 歼-20隐形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

艺术舞台

前不久,东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创排的“八六海战”主题话剧《铁心向党》,在该大队礼堂上演。“人民英雄”麦贤得和一等功臣黄汝省、彭德才,以及他们的家人来到现场,与官兵一起观看了这场话剧。

60年前,3位英雄共同战斗在我海军611艇上。现在,他们静静注视着舞台,眼中满是自己的青春身影。

舞台上,机电班班长黄汝省,正带着战士们苦练在黑暗中熟练操作装备的“夜老虎”技能。不久后,新兵彭德才来到机电部门,入伍1年多的轮机兵麦贤得成为他的帮带人。

突然,现场响起刺耳的警报声——1965年8月6日,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域,一场海战骤然打响!

“我们的艇小,射程短,想要以小胜大,只能近战、夜战……我们要做到快、准、狠,一起追上去!”饰演舰艇指挥员的演员嘶吼着。

舱面人手告急,彭德才挺身而出,冲向炮火纷飞的甲板,搬运炮弹。不幸的是,他接连两次被弹片击中,陷入昏迷,鲜血染透军装。数发炮弹击中机舱,黄汝省和麦贤得瞬间被爆炸气浪掀倒,重伤不起。舰艇主机受损,失去动力,危在旦夕!

舞台渐暗,追光灯落在饰演麦贤得的演员身上。只见他带着满脸痛苦的表情,挣扎着爬起。当年,麦贤得就是这样强忍着剧痛与眩晕,凭借过硬的“夜老虎”技能,找到松动的螺丝钉,并用尽最后力气将其拧紧,保证主机恢复运转。

话剧生动还原了“八六海战”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。笔者在现场注意到,很多官兵不时望向台下坐着的英雄们,露出敬佩的神情。

1965年,参与“八六海战”的英雄们创造了“小艇打大舰、海上拼刺刀”奇迹。他们惊天动地的战斗史诗,此刻在舞台上化作澎湃的交响,激荡着在场官兵的心灵。

“当看到麦贤得摸索螺丝钉的场景时,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,真切感受到英雄们‘把生命钉在战位’的钢铁意志!”上等兵张喜天说道。

“八六海战”胜利了,611艇被海军授予“海上英雄艇”荣誉称号。但这场胜利过后,3位英雄又开始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战斗。

麦贤得曾经4次开颅手术。医生从他身上取出差点致命的弹片,用2块有机玻璃替代部分头骨。黄汝省体内40多枚弹片被医生一一取出,受伤最重的第5根肋骨被切除。彭德才被紧急输血数千毫升才保住生命,却永远失去了面部自如活动的的能力,视力、听力也都严重受损……

数十年来,党和人民对英雄们无微不至的关怀,特别是医护人员对他们的细心医疗和护理,共同形成了托举生命的坚实力量。创作团队将话剧剧情向战后延伸,展现出英雄们用钢铁意志战胜伤痛背后的那份温情长卷。

“重伤员急需输血!”舞台现场,广播声响起。灯光瞬间洒向观众席,扮演渔民的下士陈吉利和其他官兵,从座位上起身涌向舞台,挽起袖子排成长队。

陈吉利攥着“献血袋”的手微微发抖,脸上的焦急神情全然不像演出来的。台下的英雄彭德才看到这一幕,悄悄抹了把眼泪。当年,他重伤昏迷,正是有了乡亲们的帮助,生命才得以被挽救。

生动的演绎,离不开演员们台前幕后数月的精心打磨。

话剧演员中,既有专业演员,也有部队的文艺骨干。排练献血场景时,陈吉利总会因紧张而肢体僵硬。身边的专业演员耐心地告诉他:“要是真有人需要输血,你会怎么喊、怎么跑?好的表演,不在于技巧的堆砌,而在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。”

英雄艇的故事在延伸

主题话剧《铁心向党》

■白梓含 张 强

练发声、抠台词、练形体……参演官兵开始真正走进角色,举手投足间给自己的演绎赋予了灵魂,在舞台上表现出真挚情感,收获了观众的掌声。

“我们带着对英雄的景仰,全心投入排练,每一次排练都是对英雄精神的重温。”文艺骨干、中士石一宁动情地说。

喜庆的鞭炮声传来,扮演乡亲们的官兵,热情地在台下分发喜糖。他们演绎的是1972年6月1日,麦贤得与李玉枝举办婚礼的场景。

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,专拣重担挑在肩……”追光灯下,扮演李玉枝的演员唱响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词。

53年前结婚时,李玉枝曾唱过这首歌。她曾回忆:“这首歌确实也表达了我当时的责任感。我也预想到我将来的任务会很重。”在李玉枝的悉心照顾下,麦贤得从一级伤残军人恢复到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麦贤得、李玉枝夫妇生活俭朴,却热心公益。他们向甘肃定西贫困地区捐款捐物,为“希望工程”添砖加瓦,还深入部队和学校宣讲国防知识,开设“玉枝咨询室”为军属排忧解难。黄汝省、彭德才和他们一样不遗余力,用亲身经历讲述战斗故事,点燃后辈心中的爱国情怀。

英雄从未止步。他们不断擦拭着光辉的勋章,矢志不渝地为强军事业贡献着光和热。话剧通过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,将这份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出来。

汽笛长鸣,舞台光影变幻。话剧接近尾声,演员们演绎3位英雄重回老部队的场景。新一代“海上英雄艇”官兵军容严整,向英雄们致以军礼,并向他们报告:英雄的旗帜永远不会褪色!

随后,大屏幕呈现“八六海战”全体参战英雄名录,播放了10余位参战英雄对新时代官兵的深情寄语。现场掌声雷动,经久不息。

话剧圆满结束,英雄的故事和精神,像种子一样深深植入官兵心田。许多官兵没有马上离开。他们围在英雄们身边,与英雄们继续交流。

“有你们在,我们放心!我们自豪!”3位英雄望着眼前一张张神情坚毅的年轻面孔,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下图:话剧《铁心向党》剧照。
李紫峰摄



对话》,入选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,目前正在厦门展出。

虽挥别了大漠、离开了军营,但对人民空军深沉的爱,将伴随我一生。如今,我的耳边时常响起一位战友为我写下的歌:“他总是仰望星空,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下大漠出征的‘战鹰’。那些战机就是他忠诚的战友,一起向前,冲冲冲!”

图①至图④均为杨军摄影作品,作品名称分别是《威龙出征》《空中“三剑客”》《极光下的运-9战机》《老冀伏猎》。



长征

第 6596 期

风筝,将载着氢弹飘向未知的地方,落到周边会带来毁灭性灾难;即便是落在无人荒漠,氢弹爆炸,数据全毁,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将毁于一旦,这项研究不知又要被推迟多少年……

危急时刻,杨国祥毅然作出选择:“把氢弹带回去!”

带氢弹着陆,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从未有过先例。着陆时的冲击、静电火花都有可能引发氢弹爆炸。此时的杨国祥,心中没有生死,只有胜利,哪怕粉身碎骨,也要把氢弹带回去!他也十分相信自己的飞行技术,这是他能够作出这一决定的底气。

“2178请求带着着陆!”经过层层请示,指挥员下达口令:“同意带弹着陆!”随着尖锐的防空警报响起,地面人员迅速撤入地下掩体。

杨国祥深吸一口气,驾驶战机,冲向跑道。距离地面1米,飞机拉平,主轮着地,阻力伞打开……飞机稳稳停在了跑道上。杨国祥成功了,氢弹保住了!

科研人员迅速对氢弹展开检查,原来是投送装置发生了变形。故障排除后,杨国祥再次向组织请求,进行投掷试验。

面对这位刚刚经历过生死的飞行员,大家犹豫了。但杨国祥坚定地说:“我认为完全可以下决心再次试验,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!”

8天后,还是杨国祥,圆满完成投掷试验任务,让蘑菇云在罗布泊上方腾空绽放!

从马拉飞机的草创岁月,到大国重器的震撼登场;从“米格走廊”的热血空战,到绕岛巡航的壮志凌云,一代代飞行员正用忠诚与担当,续写人民空军的荣光。

(作者单位:空军某部)

惊天一投

■江佩珊

拉升,压坡度俯冲,在距敌机约120米处猛烈开炮,使敌机凌空爆炸。

120米是什么概念?当时飞机的时速在800公里左右,操作晚一秒就会撞上前方敌机。哪怕开炮击中目标,也可能被爆炸碎片打到,造成机毁人亡。陶伟用他的血性胆气,首创120米近战歼敌的范例,载入了人民空军空战史册。

硝烟散去,陶伟当了一名飞行教员。陶老经常把当年战场上的故事,以及那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,一遍遍讲给年轻飞行员们听。他常说:“对待侵略者,就一个字,打!打赢,腰杆才能硬!”

这句话像一颗火种,种在了第一代飞行员心里,也成为陶老所在飞行大队的座右铭。2019年,中央军委授予这个单位“强军先锋飞行大队”荣誉称号。

一次,外国军机企图冲闯我国领空,该大队飞行员石运佳驾驶战机迅即出征。面对外机不断挑衅,他死死咬住对方。压坡度、缩距离,两机在令人窒息的百米之内生死竞速。

“必须逼退他!”石运佳眼神坚毅,抓住时机猛推油门,横切敌前,果断打出干扰弹,迫使外机掉头转向,狼狈而逃。

当石运佳带着战果向陶老汇报时,陶老问他:“怕吗?”石运佳回答说:“从起飞那一刻起,我这条命就‘钉’在祖国的领空线上!”

曾经,我们在抗日战场上,因缺少空中力量付出了太多惨痛代价。如今,我们已经接过英雄的接力棒,不断延展自己奋飞的航线。新时代,新航程,我们将英勇守卫祖国蓝天,随时能升空,升空必打赢!

(作者单位:北部战区空军)

蓝天卫士

■田 野

今年9月12日,4架歼-20战机护送搭载第十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运-20专机,以国之名,接英雄回家。

这一天,91岁高龄的志愿军老战士陶伟,早早就守在电视屏幕前。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:“老伙计们,你们终于回家了!快看看吧,现在的盛世可比咱们那儿儿想象的要好得多。”

陶伟,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。执行此次任务的飞行大队,正是他的老部队。这也让老人的思绪飘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。

1953年,在朝鲜战场上,19岁的陶伟驾驶僚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战斗中,长机不幸被敌人偷袭,中弹坠落。“一定要为长机报仇!”陶伟的眼中充满了杀气,死死咬住一架敌机冲了过去。800米、600米、500米……突然,敌机猛地减速,像踩了急刹车一样。

敌人为什么减速?当年的空战都是咬尾战术,狡猾的敌人就等着陶伟冲过头变成“活靶子”。陶伟将战机迅速